

ISSN 2414-4746

MODERN VECTOR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UKRAINE

中国与乌克兰科学及教育前沿研究



**State institution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20
ISSUE № 6**

Odesa, Ukraine

Harb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 journal includes scientific articles of Ukrainian and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problems of Sinolog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review. Odesa, Ukraine.

Issue № 6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2020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Editorial Board

Professor Oleksiy Chebykin,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Yao Yu,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Alla Bogush,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Tetyana Koychev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Svitlana Naumkin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Olena Karpenko, Odesa I. I. Mechnikov National Universit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Tetyana Korolyov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hD in Linguodidactics Antonina Pak,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Chen Hong,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Cheng Shuqiu,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Cheng Zaoxia,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Kong Desheng,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Hou Mi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Jin Hongzhang,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Liu Jun,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Wang Shuji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Yang Guila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Zhao Yanhong,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Zheng Li,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Associate) Ding Xin,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Associate) Oleksandra Popov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hD Shan Wei,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Modern vector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Ukraine (中国与乌克兰科学及教育前沿研究): International annual journal. – Odes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Harbin :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20. – Issue 6. – 226 p.

The fifth issue of the materials represented by the Ukrainian and Chinese scholars is dedicated **to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C. establishment** as well as to the relevant issues of General and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within the Chinese, English, Ukrainian, Turkish, Korean and Russian languages; linguodidactic problems of teaching native and foreign languages with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al space; peculiariti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geopolitical space alongside with educational aspects regard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future specialists in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proposed articles may be of use to researchers, graduate students, postgraduates and practicing teac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various aspects of Sinolog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nguistics,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ISSN 2414-4746

©All rights reserved

Recommended for press

by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by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申凯文

研究生、汉语教师志愿者、
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乌克兰南方师范大学孔子学院、

浅析以汉语和英语为代表的东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和这种差异在语言上的体现

东西方思维方式、语言对比、文化对比、文化与语言

（一）引言

英语和汉语作为世界范围内使用范围最广和使用人群最多的两种语言，在各自的特点上体现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我们可以通过对比英语和汉语的不同来发现东西方文化的些许差异，同时东西方思维方式等文化的不同又可以通过其各自语言中的各自语言项目表现出来，本文希望通过以从理论到例子的行文结构来浅析以汉语和英语为代表的东西方其文化差异在语言上的体现。

研究方法

（二）研究方法

本文将通过参考文献和真实语料来探讨以汉语和英语为代表的东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和这种差异在语言上的体现，全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一，思维方式的类型；第二，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第三，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在其语言上的体现；并从这几部分中结合语言实例进行展开讨论。

（三）思维方式的类型

连淑能曾以不同的角度标准和特点将思维的方式分成了许多类型，如根据根据思维的性质，可以分为主体性（主观性）和客体性（客观性）；根据思维

的任务,可以分为认知型(如古希腊发展起来的以求知为旨趣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型(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以践行为目的的思维方式);根据思维的结构,可以分为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横向思维与纵向思维;同时,连淑能总结了严复、林语堂等早期名家及当代不少中外专家、学者将东西方思维差异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对立类别:东方伦理型思维方式和西方认知型思维方式、东方整体性思维方式和西方分析性思维方式、东方求同性思维方式和西方求异性思维方式、东方模糊性思维方式和西方精确性思维方式、东方直觉性思维方式和西方逻辑性思维方式。

(五)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在其语言上的体现

1、东西方思维在看待整体和个体的关系上的差异

首先即是对待整体和个体的关系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式思维习惯于以一种整体性的、模糊性的、求同性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因此认为整体是个体组合成的统一集合体,内部具有一致性,个体与个体的组合成的整体是一个模糊而统一的“团”,而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思维则认为构成整体的个体仍然在整体中保持着个体的特性,整体只是一个个个体的集合,并不是糅合在一起的“一团”,因此西方人在看待个体时往往能从整体中将其剥离出来单独分析。这一特点在语言上的表现可以从下文几个方面来反映。

1) 用不定冠词描述某一类事物

冠词是相对于汉语来说英语的独有语言项目,其中的不定冠词在表述一类事物时常常能体现出其使用者在对待整体和个体差异上的思维方式。冠词是英语相对于汉语来说较为特殊的一类词,因为汉语中并没有冠词的存在。在英语中,冠词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名词连用构成名词短语,使名词的类别、数量更为清晰。英语中 **a** 和 **the** 是冠词系统中的两大主要的词,承担了冠词的大部分语法作用, **a** 和 **an** 是不定冠词,而 **the** 属于定冠词。在论述某一种类事物的某一性质或是特点的时候,英语常常会这样表述如: 1. **A dog is a domestic animal.** 狗是一种家畜。2. **A square has four sides.** 正方形有四条边。

在英语的表述中，人们不说 *Dogs are a domestic animal*，而说 *A dog is a domestic animal*，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人们习惯于用冠词+名词的方式来表达，人们常常用不定冠词来表述一类事物，从形态的角度上看，即是用不定冠词表述的某一个体事物来指代此事物的集体概念。因此 *A dog is a domestic animal* 中，*a dog* 作为“狗”这一集体的代称蕴含的语义即是这一集体中的任意一个，也就是说集体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一特性，在表述这一句子时，我们不难发现英语的表述着眼点在于集体中的个体，用个体的性质来体现集体的性质，而汉语则用集体的性质来概括每一个个体的性质，从思维方式上来看，西方人认为集体仅仅是每一个个体组成的集合，每一个个体的特性构成了集体的特性，而东方人则认为集体是个体组合而成的一团聚合体，每一个体所具有的性质是这个集体所赋予，其特性通过集体这一聚合体体现出来。

2) 介词短语中描述地点的语序

这种对待整体和个体关系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英语和汉语介词语序上也能够得以体现。在英语的表述中，人们表述某一地点时常常将小的地点放在前，大的地点放在后，即表述上是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模糊，从确定的某一个体到涵盖这一个体的集体，而汉语则相反，汉语在表述某一地点时往往是从大的地点到小的地点，即从大到小，从集体出发到集体中涵盖的个体，这两种表述方式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方思维上对待整体和部分即整体和个体的不同。

如：*Sichuan university, Shuangliu district, Chengdu city, Sichuan province.*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四川大学。

不难看出在这一句子中汉语和英语的表述方式存在这样的差异，英语是从小到大汉语则相反。如上所述，从这种差异可以反映出两者对待整体和部分关系的差异，说英语的人往往将着眼点放在所要论述的部分上，也就是集体中的个体，而说汉语的人则往往需要考虑到涵盖这一个体的整体，也就是这一个体的背景，其处在什么样的集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然后再论述这一背景下，这一集体中个体的性质。从某方面来说，这种对待集体和个体

关系的差异也就是东西方思维在对待焦点和背景上的不同，以汉语为代表的东方思维注重于观察“背景”而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思维注重于观察“焦点”。

2、东西方思维在看待个体和个体的关系上的差异

在对待个体和个体的关系上时，东方思维认为自然界中的个体和个体是处于一种互相联系的状态之中，而在西方思维中，人们看待自然界中的各个体都是孤立的、静止的。这一特点在语言上的表现可以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黏附式构词法和合成式构词法

个体与个体关系上的认识差异可以从汉语和英语的构词法中体现一二。在汉语和英语的构词法中都有共有的一些构词方法，例如词根加词缀的黏附式构词法、词根加词根的合成式构词法，可以说黏附式和合成式构词法是汉语和英语的两大构词方式。但是对于英语词库中的构词法来说，黏附式构词法是主要的构词方式，而汉语的构词法中合成式构词法则是构词的主要方法，在汉语合成式的构词法中复合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复杂。

对于主要以黏附式为主要构词法的英语来说，新词事物的命名往往单独创造一个词根，再辅佐以词缀表现其语法意义，而对于以合成法为主要构词法的汉语来说，新词与构成新词的词根之间有着在性质或属性上的联系。因此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们在认识某一新事物时往往不是孤立的去看待的，而是善于发现其和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即自然界中的个体和个体都是互相联系的，而以西方思维去看待则更多的注重于其的个体独立性，各事物之间是孤立的静止的。

2) 介词短语在地点词和时间词顺序上的差异

个体和个体之间关系的差异同样可以体现在英语和汉语在介词语序上的差异。对于英语来说，在介词短语中，表示地点和时间的词通常处于地点词在前时间词在后这样一种排列方式，而对于汉语来说则相反，通常是表示时间的在前，表示地点的在后，例如以下两个句子：1.He will fly to London in a week.他将在周一飞往伦敦。2.A meeting will be held in the teaching building at eight tomorrow morning.明天上午八点在教学楼开会。

不难看出，在汉语的表述中表示时间的词放在前，而在英语的表述中表示地点的词放在前，其差异的原因即在于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对待时间和空间的关注程度的差异。从深层的认知角度来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相比起时间显然更加注重于地点。换句话说，人们对于空间这一概念更加重视。因此，从这一介词短语的语序上可以看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和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在深层认知层面对于世界的认识焦点是不一样的，也体现了东西方思维方式在对待时空观念上的不同，以及这种时空观念下，对于存在的交互性和孤立性感知的不同。

3、东西方思维模糊性和确定性的特点在语言形态上的差异

模糊性和确定性也代表了东西方观察角度的不同，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们通常习惯于以一种模糊性的思维去认识世界，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通常习惯于以一种确定性的思维去认识这个世界。模糊性的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模糊性强调了观察角度的整体性，是以一种整体的视角来进行观察，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同时也关注了焦点和背景之间的联系。而确定性思维的特点在于确定性强调了观察角度的个体性，是以一种个体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具有一定的具体性，着重于从背景中剥离出焦点进行观察。其反映在语言上表现为语言形态的差异，对于汉语和英语来说，二者表示语法关系和意义的主要手段不同，英语属于屈折语，较多的依靠词形的屈折变化以及形态来表示语法关系和意义，而汉语则主要通过虚词和语序来表达语法关系和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说，英语属于较为典型的形态特征明显的语言，而汉语则属于意合型语言。因此，对于汉语的使用者来说，一个句子的语义通常需要从整个句子整体来把握。而英语则通过较为严格的形态变化来表现语法关系和语义。体现了确定性的思维特点。

4、东西方思维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特点在语言主动和被动语态上的差异

最后，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代表事物的交互度上的不同也是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之一。东方思维相对来说更注重主观性的表达，而西方思维则相反，以汉语和英语为例，在汉语中，大部分的表述都是以主动的语态在进行

表达，这种主动的语态更有利于体现事物主体的主动性主观性，而被动性的表达通常是有标记的，在汉语中时常会用到“被”“让”“给”“叫”等等词来表示被动的含义，表现形式较为有限，相对于主动的表达方式来说更少。而对于英语来说，被动形式的表达十分常见，并且给人一种客观陈述、正式礼貌的感觉。

（六）结语

东西方思维的差异反映在方方面面，其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民族的语言表现形式来窥得其中的文化。在今后的研究中，将会有更多有关于思维和语言之间关系的相关发现，这些发现将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有利于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

参考文献

1. 曹逢甫. (2001). 汉语的句子与句子结构.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 李行德. (1992). 语法的心理现实性. 国外语言学, 22 卷 3 期, 25-34.
3. 桥本万太郎. (1987). 汉语被动式的历史、区域. 中国语文 36 卷 1 期.
4. 连淑能. (2002). 论中西方思维方式.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 卷 2 期, 40-46. 63-64.
5. 连淑能. (2006). 中西思维方式 : 悟性与理性——兼论汉英语言常用的表达方式. 外语与外语教学 23 卷 7 期, 35-38.

Shen Kaiwen

*Volunteer Teache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State institution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INKING MOD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REPRESENTED BY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the two most widely used languages in the world.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two languages, we can find som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ces in thinking modes. Lian Shuneng has summarized the world differences, including different thinking modes of nations and regions; the autho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unique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hinking modes, and represen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thinking modes. This article furth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differences, and briefly analyzes the linguistic manifestation of these differences in the thinking modes within the two languages under study,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differences in thinking style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ental integrity, ambiguity, homology, and intuition alongsid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stern specificity, certainty, difference, which are expressed in the languages as systems; the order of prepositions, word formation, morphological types of language,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ctive and Passive Voices.

Key words: *East-West thinking, language contrast, cultural contrast, culture and language.*